

张岱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探析

刘春明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张岱是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林一个独异的存在,其文学风格一般被认为是沿袭了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余脉。其实,远承晋宋名士风度辐射、近受阳明心学浸润、幼秉佛禅思想洗礼、更兼家族传统影响而形成的遗民背景下的名士人格,是张岱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的心灵原乡与思想渊源所在。灵隽高拔的才华、旷达不拘的品性与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交织于盛衰易代的宏大时空背景下,投射于著述,形成了张岱文学创作托闲雅于市井、寄沧桑于空灵、归绚烂于平淡的叙述特征。其传世散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自为墓志铭》彰显并诠释了张岱独特的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张岱; 审美情韵; 文化心理; 名士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2)06-0165-05

明清改朝易代之际,一个没落王朝的衰世图景与另一个崛起王朝的初代气象奇妙而又不容置疑地交叠在一起。在繁华的没落与荣光的幻灭中,晚明社会自上而下承担着同一种命运,而此时文人们的歌吟,也附丽着一种别样的风情。兼具史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张岱是明末清初乱世文坛的一个异数。张岱(1597-1689),字宗子,别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出身望族,却在乱世浮光中成长为一个特立独行、大隐于市的市井士人,在彼时文坛的苍凉况味中独树一帜。张岱一生际遇奇、才华奇、个性奇,文史兼备、著述极丰且通晓凡百诸艺,其才华灵隽高拔、品性旷达不拘,善以史家之眼观照兴衰,以文家之笔描摹世情,以禅家之智调伏意气,在晚明放诞任情的名士群体中尤具特立独行的坐标意义,被时人视为“异才”、“天下才”。本文着重探讨张岱异名士人格的源流和成因,并通过散文代表作品《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自为墓志铭》解析其名士人格底色中所透射出的独特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以考察张岱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一、卓然独立: 张岱名士人格形成的文化渊源

张岱以史家自诩,青年时代即立志著述,明亡后更隐居山林、潜心国史,但其盛行于世的却是被他自己认为是“游戏三昧”的散文作品,考察张岱名士人格及文学境界的源流和成因,深入探寻和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可知晋宋风度遗韵和阳明心学思潮是张岱名士人格形成的主要文化生态氛围,而家族积淀相承的世家人文传统为张岱提供了从容发展、张扬个性的成长空间,起于幼时的佛旨禅理熏染和浸润则使张岱始终得以保持超然的情怀并在家国命运沧桑巨变后归于通脱平淡。

东晋、刘宋时期高逸放旷、优雅从容、寄情山水、清高自然的文化遗韵对张岱所出身的山阴张氏家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张氏为山阴(今绍兴)大族,自张岱高祖张天复开创越中园亭始,其家累世营建整饬园林,供张氏子弟居住、读书并悠游其间。对张岱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张汝霖,他为人旷达卓异,醉心魏晋及刘宋历史文化,效仿谢灵运,寄情山水,曾刊刻《世说新语》,并随身携读,时人赞有晋代清谈之风采。张岱的父叔辈们也多是富于个性、不拘于俗的奇行人物。祖辈和父叔辈们的晋宋情结对张岱影响

[收稿日期]2012-03-10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343);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2010zz009);吉林大学横向基金项目(2010335);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2011zz041)

[作者简介]刘春明(1975-),女,吉林辽源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颇深。他喜游历、秉痴气、尚清奇,对晋宋风流的追怀和模仿在作品中如俯仰遗珠、迹有可循。他少时崇敬王羲之,神往晋宋高士曲水流觞的兰亭风致,兰亭情怀持续一生;中年追慕陶渊明的淡泊、纯真之气并奉为偶像,著有《和陶集》;而晚年所著《快园道古》记录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并亲朋故旧及文人名士的轶事,完全模仿《世说新语》体例而作。

张岱在文学创作上推崇“冰雪之气”和个性才情,其创作实践具有灵隽率真、任于“深情”的鲜明特征。这与明代中后期日益壮大的阳明心学思潮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峙,反对道统、推崇良知、强调知行合一、重视个性和“真心”,为明中后期的士林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居于心学衍兴核心之地的张氏家族与王门交游甚厚,深受心学影响并形成家学渊源。张岱高祖张天复系明中叶浙东学术大家,深得阳明门人聂豹的学生徐阶之赏识,并曾为徐作幕,二人亦师亦友,交往密切。张天复之子张元忭(张岱曾祖)拜入王阳明最重要的弟子王畿门下,从其学“良知”,成为阳明再传弟子。他推崇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论学宗旨,承继并发扬“万事万物皆起于心,心无事而贯天下之事,心无物而贯天下之物,此一贯之旨也”^[1]的心学本体论思想,造诣不凡。张岱祖父张汝霖更是主张“心体中打叠得干净,圣贤学问功夫,自了一百当”^[2]。这种家传心学渊源使阳明学说的精髓深入渗透贯穿于张岱的为学思想和人生操守,并结合其奇特的人生经历而化于至境。张岱所著《四书遇》整饬、完备了阳明学派的经学思想,并传达出颇多其本人“精思静悟”的心学见解。在文学创作上,张岱更是受到祖辈友人亦即阳明学派巅峰人物徐渭的影响,毫不讳言对徐渭的钦敬和师承。

可以说,正是晋宋风度的隔代辐射和明中晚期阳明心学的浸染赋予了张岱任情洒脱的名士做派和桀骜脱俗的审美视角。

张氏家族优越的物质条件、清正开明的人文气息和一脉相承的著述传统使张岱得以在洒脱自由的小环境中从容成长、发展个性,深入思想、文化领域的修习,并树立了治史的志向。自张天复起,张家三代进士、四世显宦,数辈为浙东学术翘楚。据《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乡贤三”记载,张岱“家累世通显,服食豪侈,蓄梨园数部,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诙谐杂进”,成长于如此环境,张岱也养成了“好接纳海内胜流,园林诗酒之社,必领其间”的名士做派,并在祖辈悉心教养下深具人文素养,“自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说家荟萃琐屑之书,靡不赅悉”。张氏家风尚儒,以忠孝传家,张岱自幼通晓熟稔儒家经典,一生重视家国概念,16岁时就表达了急切的“功名志”,并效仿祖辈尝试科举入仕之路,希图入世济邦。明危亡之际,张岱曾以“世臣”身份涉入南明政务,意图复国,虽后因奸佞当政而抽身离去,但秉儒士气节和忠孝节义观念一生无改。天赋异才的张岱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仅中得秀才,不过他并未因此而钻入科举牛角尖。受晋宋之风和阳明心学滋养的张氏家学,虽奉儒学为正统,但并不拘囿于程朱理学,张岱在《四书遇·自序》中提到“幼遵大父(即祖父张汝霖)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风气十分自由开明。因此,他并未走入传统士人失意科考后或穷其一生、屡败屡战,或佯狂悲愤的两极模式,儒学世家的开明和家族著史传统为他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承继先祖治史事业。张岱青年时即以太史公司马迁为偶像,立志著明史,并为实现以史立言的目标壮游历、穷学海,倒篋搜遗、广集史料,以毕生之功相继完成《古今义烈传》、《史阙》、《明季史阙》,乃至220卷《石匱书》、63卷《石匱书后集》、《康熙会稽县志》等史著,跻身浙东四大史家之首。撰史经历从张岱的青年时代绵延至晚年,史家身份是他最看重的身份,经史著作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简言之,精于史学被时人和张岱本人都认为是其人生重墨浓彩的精髓所在。明晰这一点,有助于全面了解张岱的文化人格源流,廓清并揭示其审美人格的深层内涵。张岱以史家之眼观世表情,虽视文学创作为游戏文字,但以“事必求真,语必务确”^[3]的史家习气灌注其中,他的散文小品便于空灵之外具有了亲历其中的个人史性质,这是公安、竟陵的性灵之作所不能及的。

张氏家族崇佛者甚众,佛禅思想洗礼使张岱深信因果、达观通透,行之于文学实践,独具自修自证的旨趣和超然冲淡的情致。张岱少时常从祖父游历佛寺、随母上香礼佛及做佛事。其祖父张汝霖传为嘉靖年间大能仁寺住僧无漏后身,晚年在介园造无漏庵,请湛老和尚为之摩顶受记,号“无漏居士”。外祖父曾于曹山庵前凿放生池,供奉生命。张岱之母陶宜人则更是虔诚的释门信众,年少时为祈嗣求子发愿持诵《白衣观音经》三万六千卷。张岱于81岁自述于母腹中即闻经,后每在耳根清净之际,则恍然若闻母亲念经之声。独特的际遇使他终生保持对佛教思想的亲近感。张岱佛门交游广泛,青少年时即与净土宗高僧莲池大师建立交往,杭州灵隐寺主持具德和尚是其禅学知己,深云禅寺主持远明上人在绍兴沦陷后收留张岱避兵祸,张岱在此修订《石匱书》,时与远明上人促膝相谈,并在诗中将二人比为谢灵运和高僧慧远……从与友人的现存书信中可知张岱曾持诵《金刚经》,其著述中亦颇多篇章是为佛门所

作。张岱笃信因果,认为“世界鼎革,譬如过年清账目,余见积善与积不善之家俱有奇报,而目前造孽之人受报尤速者。此是年近岁逼,除取年货,一到除夜都要销算,不能久延也”^[4]。在家国沦丧后更持珠向佛,愈近佛法。这种佛缘禅境使张岱经历沧桑变迁后,把繁华靡丽的过往视为过眼皆空的浮生之梦,遂有二梦的画外音视角和《自为墓志铭》的冷峻调侃。在梦忆的自序中,张岱直承对奢华往昔的描摹非为叹惋不舍,乃为“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而作。此外,张岱也深受佛家众生平等观念影响,其交友遍及社会各阶层,梨园子弟、勾栏名妓、市井奇人,皆能被他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摄入眼中、笔下。梦寻、梦忆与《自为墓志铭》虽为追忆前尘之作,但作者的佛禅旨趣使作品具有了远离尘嚣、超拔悠远的距离感,这种扎根于尘世又超脱于人世的距离感使得张岱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卓然独异于同时代乃至后世的审美意蕴。深入解析张岱的传世之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自为墓志铭》,尤能体验到这种意境。

二、《陶庵梦忆》:托闲雅于市井

明末士风喜游赏,重享乐,市井中风气亦然,士风与民风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觅到了最佳的契合点,不协调地洋溢着穷极欢乐的伪盛世气息。乱世到来之前,向例清高的士人们却浸染在世风的温情与明媚中,他们的诗咏歌吟也日渐染上了温润的红尘气息,虽然这昙花一现的荣华幕后便是异族的铁蹄与狼烟。

张岱作为绍兴望族的嫡长子,其家累世学者,虽曾因幼有才名而被家族寄予厚望,但家中满蕴着自由宽厚意味的文艺传统和新的启蒙思潮的冲击使得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急功近利之徒。早年应试失意之后,张岱毅然舍弃了科举之路,转而在毕生精力去追求他所真正认可的生命价值观。因此张岱并未受到太多科举之累,在年少时节,他除了尽情发展文学才华之外,便徜徉在世俗的享乐与精致的淘气中。梨园、鼓吹、古董、花鸟等纨绔子弟中流行的雅致的诸般爱好,他无不精通博知,堪称行家里手。同时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市民社会中,游山玩水的嬉游生涯更是使他熟稔熙熙攘攘的众生,了解世俗风情和市井人物,在他们的喜怒哀乐中深入到市民阶层的思想和精神之中。

张岱热衷于结交市井朋友,他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官吏、文士、工匠、伶人,甚至和尚、道士、妓女、童仆,皆是各行各业中有高风亮节的奇才异志者。广泛的交游,独特的艺术天赋,使张岱在达到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制高点的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富有灵气和情性的艺术风格,逐渐完成了由贵公子到市井士人的过渡。

国破家亡的大命运完成了对张岱的最后推动,他真正沦为市井中的一员,他的情感体验也更为真切深入。在传世名作《陶庵梦忆》中,张岱舒展开市井风情画卷,山川、人物、风俗、方物,文虽精短,情却深远,充满了无限的追怀与感伤。他以“奇情壮采”追忆着元宵的张灯、清明的踏青、端午的竞渡以及市井中种种可敬可爱的人物……它们象征着美好的往昔。在《扬州清明》中,张岱描绘了一幅空巷游春“舒长且三十里”的踏青盛景:

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5]①}

一支生花妙笔,写尽了人间世情清媚的欢乐、安详与繁荣。三月的晴空,芳草芊芊,绿野长铺,春光四溢,平民百姓的极致追求莫过于升平的世道里一个美好的春日。极短的一段文字,已隐隐透射出张岱年少时的身影。

张岱本人极喜热闹繁华,他对当时追求物欲享受的风俗习气积极地肯定和支持,笔下的民俗中也是温馨欢悦、令人如醉如狂的。他曾在《张灯致语》中号召人们“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当场;百岁难逢,须效古人而秉烛”,理由是“莫轻此五夜之乐,眼望何时;试问那百年之人,躬逢几次?”热情地赞颂和肯定人们喜好娱乐的自由天性。

妓女是三教九流中的最底层人物,历来是文人狎妓的对象,而张岱却充满敬重与倾慕地描写了勾栏名妓王月生:

……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狴,嘲弄诘侮,不能勾其一粲……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这位我行我素的烟花女子令张岱深为钦佩,后又为其赋诗《曲中妓王月生》云“娟洁幽闲意如冰”,

① 本小节所引文字,无另行标注者均出自《陶庵梦忆》。

“余唯对之敬畏生”^①。张岱对其笔下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有种种不同的描写,但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和才华的钦敬却是一个共同的基调。

繁华过后成一梦,正因为这个梦太完美、太绮丽、太绚烂、太理想,所以张岱对于他的梦境得以寄生的时代也就永远不能忘怀。市井之奇妙种种构成了他缤纷的梦境,流离后的他真正归于市井,借着笔下的山川日月、风俗景致,抒发苍凉的心曲,追忆前尘过往。

三、《西湖梦寻》:寄沧桑于空灵

张岱在《自题小像》中感喟“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闲闲散散的两句,淡淡勾勒出劫后余生的怅惘和自嘲。惊涛骇浪卷过,展眼家国沦丧,人在末路。然而,旧梦是好梦,被现实粉碎的梦反而能够得以长驻心间,愈久愈美。性情中人尤为如此。

才子张岱性爱天然,喜游山水,对西湖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对于他来说,西湖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换言之,西湖是他心灵的故乡。据张岱张陶庵的友人王雨谦记载“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6]^②张岱6岁那年跟随祖父游钱塘、访名士,从此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这位骨骼灵秀的才子独邀天幸,偏得了西子湖的空灵晶映之气,潋滟的波光、空濛的山色毫不吝惜地滋润了他的锦心绣口。作为回报,张岱知西湖亦深。

战乱,流离,衰残,困厄危途的张岱曾一别老友西湖28年之久,但“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他且梦且忆,在心灵中建构了一座美妙无匹的庄园。及至甲午、丁酉,这位昔年的湖上佳客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然劫后的西湖已非昔年的胜地,更非梦中那似仙似幻的灵魂庄园。张岱继国亡家破后,再度受到重创。在无限的追怀眷恋中,他写下了《西湖梦寻》七十二则,为西湖做影,存其盛时风貌,永传后世,令人读之忘俗。繁华的变迁、理想的幻灭,一部声色不动的西湖小传,却道尽了人间的沧桑冷暖。

张岱对西湖之美有着独到的领略和深刻的体悟。他认为凡夫俗子爱西湖,喜欢春夏的热闹、花朝的喧哄,美则美矣,却终究是太人间化了。张岱偏爱西湖秋冬的冷落、月夕的星散、雨雪的寂寥。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欣赏西湖之美的人,在《明圣二湖》一则中他透辟地剖释了自己的观点:

故余尝谓“善读书,无过董遇三余,而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董遇曰‘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雪嶰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空濛,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张岱心目中的真西湖,不是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媒褻的曲中名妓,而是洗尽铅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名姝。只在旷寂无人的时节,才褪去她朦胧的面纱,将绝美的容颜和绰约的风姿展示给真正的知音。奇人奇文奇遇,千古的文人中,也唯有张宗子堪配为西湖作传。他的文字,足以使西湖不衰不朽。

在《自序》中,张岱明言“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张岱对西湖的景致、格局了然于胸。他将西湖的名胜、小景分作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五部分,对其由来、掌故或趣闻加以详尽描摹,且附录了历代文人吟咏西湖景致的诗文名篇。《保俶塔》《岳王坟》《飞来峰》《灵隐寺》《三生石》《六一泉》《苏小小墓》《苏公堤》……短小隽永,篇篇至文。他的笔力才情日臻炉火纯青的妙境,如黄裳先生所言,不但“是一位历史学家,市井诗人,又是一位绝代散文家。”^③

张岱倾尽相思写西湖,在行文中常常情不自禁,跃身于昔年的逸兴之中,浑然忘却现时窘境。他对“湖心亭”情有独钟,“夜月登此,阒寂凄凉,如入鲛宫海藏。月光晶沁,水气滃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文字中已有寒光摄魄,凛凛凉意透面而来。《陶庵梦忆》中有《湖心亭看雪》一文,记述了雪后西湖,人鸟声俱绝,张岱在更定之时独驾小舟前往湖心亭观雪: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西湖此时,已入至美之境。当时风雪漫漫,天地一片苍茫之境,亭上两人铺毡而坐,对饮烧酒,盛邀

① 见张岱《张子诗批》卷三,清抄本。

② 本小节所引文字,无另行标注者均出自《西湖梦寻》。

③ 参见黄裳《绝代散文家——张宗子》,见《银鱼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张岱。斯情斯景,深受感染,平日滴酒不沾的张岱冲动之下,竟也“强饮三大白而别”。美景也罢,豪情也罢,张岱一生对西湖的痴爱尽在“梦寻”一语,此二字已道尽酸楚的情肠。

四、《自为墓志铭》:归绚烂于平淡

家国沦丧后的蝶庵居士张岱沦为贫困的民户,但骨子里的浪漫旷达不改。人到暮年的张宗子,在绍兴西南郊外的项王里,营建了一座小园,名之曰“琅嬛福地”。张岱终老此中,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安静而充满大智慧的,他的心事依然苍茫辽远。

繁华富丽,过眼皆空,虽然真切地体会到人生若梦的无奈与苦涩,不过襟怀磊落的张岱并不惯于大喜大悲,他的无奈与苦涩中所透射出的冷静和达观,既是超乎寻常的,又是自然而然的。《琅嬛文集》中收录了成于张岱69岁时的一篇奇文字——《自为墓志铭》,其中的一段回忆了他前半生的富贵温柔岁月: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婬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7]①}

真是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宣言,但其中却并未掺杂淫靡颓废,而是充满了自由与健康的气息。末句“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笔调忽然转入沉郁苍凉,低回呜咽,戛然而止却余味无尽。

张岱的诸般喜好在正人君子看来纯粹是不务正业,但其实几乎都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门类。他的所谓“好”也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喜欢、爱好,而是精通和熟知,他不但是位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大玩家,玩到了极致,深入到了美妙无比的境地。但他并没有因耽于“玩”而丧志,相反,他的“玩”之精深正是因为他绝伦无匹的灵气和真性情,若没有他的“玩”之种种,我们今世也就无幸得以欣赏到诸多精彩而又情味盎然的人物小品、风俗小品以及山水小品。

张岱精于茶道,品鉴能力非凡。有一次他慕名前去拜访通晓茶道的圣手闵汶水即闵老子,这位闵老子脾气古怪,因自诩知茶而对张岱十分傲慢。幸而张矢志在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闵老子终于烹茶以待。张岱辨色、香,不禁叫绝,遂问“此茶何产”,闵老子骗他是阆苑茶,被张识破。张岱款款道出茶名罗芥,又识出用水,令闵老子连连吐舌称奇,大笑说还没见到过比张岱更精于鉴赏的人,二人由此定交。

重情尚义是张岱的本色,他从不视各行各业为微末之技,并同此中的精英颇为交好。他是个杰出的戏剧家兼戏迷,自言“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不尽也。”痴迷万状,可见一斑。张岱祖父时家中即有戏班子,故他爱戏可称是家学渊源。张岱更是将伶人们视作知交,相互切磋探讨,自娱自乐。有这样一位精通戏剧艺术各个环节的主人,伶人们自然不敢马虎,演技愈出愈奇,一时间张家班名满江南。

能自唱自演甚至还能写剧本的张宗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人生亦如戏,转瞬之间家国倾覆。逃难归来,昔日的家园已面目全非,故居易主,田园荒芜。家业凋零的张岱不得不在古稀之年躬耕垄亩。亡国后的心情是永不能恢复昔日的明朗了,从钟鸣鼎食陡然转入“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地步,世态炎凉也在此时突显出来,“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家庭的困厄和后人的奔竞热衷,更给了他摧心之痛。

但张岱毕竟不同于市井庸民,命运的巨大落差使他完成了人格的升华。在生计陷于窘境的同时,心灵园地的收获却是富饶而丰美的。在自为墓志铭的达观幕后,张岱悟透浮生,他的一生是一出传奇的悲喜剧,悲欢离合之后恢复到最起初的淡泊与宁静。

[参 考 文 献]

- [1]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M]. 沈盈之,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明]张岱. 四书遇[M]. 朱宏达,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540.
- [3] [明]张岱. 石匱书·自序[M].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318册).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 [4] [明]张岱. 快园道古[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58.
- [5] [明]张岱. 陶庵梦忆[M]. 长沙:岳麓书社,2003.
- [6] [明]张岱. 西湖梦寻[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
- [7] [明]张岱. 琅嬛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责任编辑:曹金钟)

① 本小节所引文字,无另行标注者均出自《琅嬛文集》。